

桃花 遐思

春阳温暖,春雨浸润,各色花系竞相绽放,争奇斗艳,这里面当数桃花开得最是绚烂,最是嫣然。单瓣儿的,重瓣儿的;深红的,浅红的;一朵朵,一簇簇;一枝花,一树树,娇媚之态宛若少女不胜娇羞,嫣然之姿一如天边霞霓绯绯。

难怪当年诗圣杜甫独自漫步江畔,意兴阑珊愁绪满怀之际,偶遇绚烂绽放的桃花林,深红浅红闯入眼帘,清馨芬芳涤荡胸怀,满怀愁绪忧思瞬间化为乌有,发出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爱浅红”的喟叹!

桃花就是这样,用她的娇俏,

用她的清馨,妆点晕染着春,愉悦感染着人们!最早在诗经中,就有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室宜家。”的句子,这里是在道贺新婚之喜,说新娘的风华品行就像桃花一样娇美贤淑,宜室宜家。这恐怕算是对桃花最高的评价了吧!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,“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……”最爱闭着眼睛默吟诵,任诗句牵着思绪想象着从桃花林进入,一步步来到那个没有纷扰、没有忧愁的世外桃源。金庸武侠里黄药师的桃花岛,满山绚丽的深红浅

红中,娇俏一如桃花的蓉儿和憨厚老实的靖哥哥,就着缤纷落英翻飞花雨,对拆着享誉武林的“落英剑法”。剑随花势,剑飞花舞,一招一式凌厉中透着优雅,优雅处却藏着玄机,好不妙哉!

还有崔护那首《题都城南庄》,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被人们朗朗吟诵至今,除去诗作本身的美好意境,还有隐藏在其背后那一段才子佳人的“桃花缘”佳话,更是引人入胜。话说一个春光明媚的晴日,在家闭门苦读的崔护出门散步。一路

柳翠花红,燕唱莺啼,暖阳和风,崔护在行行走走、走走行行中,不知不觉已经来到城南郊,这时才顿感口干腿酸,寻思找一处乡野农家歇歇脚、讨口水喝。他举目四眺,看见不远山坳处,一片桃花林中隐约露出一角茅屋。在灼灼绽放的桃花林深处,崔护终于找到了那处农家,进到院里,简朴洁雅的院落让崔护误以为此处隐居着世外高人,轻声问道:“可否赏小生一碗水喝?”不久,一位妙龄女子端了一碗水出来,盈盈敬于崔护面前,女子虽粗布荆钗却是两眉生姿,双眸含情,娇俏一如那枝头桃

花,崔护顿时面红心跳,魂牵神移!他喝过茶后,匆匆别过,心下却暗暗决定,等考取功名日,必回来迎娶此女!

回家后,崔护发奋苦读,将儿女私情深藏心底。又到春日,崔护相思难耐,决计再去见思念的女子,却不想寻到原处,却见院门深锁,人去屋空。春意正浓,桃花依旧,可心中的人儿却不知所踪。崔护满怀苦楚,心灰意冷,挥笔在桃枝掩映的茅屋墙上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。

故事到这儿,应该可以结尾了,让听故事的人,在旖旎情话中

□ 冶炼厂 喻亚丽

留有丝丝酸涩粘稠用来回味,可据说,故事最后崔护再访城郊茅屋,与女子重逢续缘,才子佳人曲折之后成就佳话。总之,缘聚也好,缘散也罢,这为桃花又书了一抹异彩。

现实的人们,面对桃花,爱花惜花再甚,也做不来林黛玉葬花那样的雅致事;悟性再高,也创不了一套黄药师那样奇绝的“落英剑法”;思慕再重,也强求不到崔护那一段凄美的“桃花缘”……至于陶渊明的“桃花源”那也只能是梦想里的世界了罢。我们还是可以在赏品桃花之际,吟诵千古桃花名句之时,开启一段无边际的桃花遐思……



〔职工摄影〕

壮哉尾矿库

柯志鹏(铜绿山矿)

铜都诗抄

沁园春 矿山工人

□ 铜绿山矿 潘惠芳

百舸争流,六十载,铜草香飘。
忆往昔岁月,愚翁移山,
风雨无阻,汗水滔滔。
全体职工,和衷共济,
执掌拼搏不矜劳。
立潮头,屡屡夺魁首,出类新招。

矿山宏绩昭昭,抓品牌,
决心不动摇。
喜贤明领导,与时俱进,
精诚团结,其乐陶陶。
天道酬勤,栉风沐雨,
终日艰难竞折腰。
再努力,创一流矿山,独领风骚。

春日情思

人与桃花 隔不远

□ 黑龙江伊春 包利民

东北春晚,几番冷雨,数日寒风,天使豁然而晴,远望,半幅闲云低掩,岭树山云生辉。于是心忽欣欣,便信步去河畔,沿岸万红入眼,惊觉桃花已开。

我们这里的桃花,都属看桃,只是开花,似乎并不结果,那花便开得分外繁密灿烂。比丁香略早,春入其中,香风馨露,于是心宇芬芳,一扫初春凄冷。

一大片花海软软铺开,讶其不知何时竟已将景物暗换,仿佛只是昨日,此处还风调雪残,就在刹那间,便与如许美丽猝然相逢。寻春之人渐多,漫步于花树间,笑语盈盈,直似心花怒放于笑靥。方觉春在人心,始是最真实最美好的春意。

行不数步,见河水清凉,风轻波静,对岸的花影倒映其间,于是满河流水香。凝神一朵花的娇艳,总觉得看不真切,就算如此敞开心扉,也似隔纱隔雾,不明了我与桃花之间,究竟横亘些什么。

渐入桃林深处,遇一老人,他并没有带赏花袋,而是低眉垂首,手持笤帚丝袋,扫拾地上的纸片杂物。那些寻春之人留下的种种痕迹,在他手中归于清静虚无,蓦然愧意盈胸,我们这些入,眼中有花,心中却无花,始知春意并未在心头洒染,真真是辜负了这大好春光无边绚丽。

不远处有些人正在花前留影,信手攀折,百般作态,更有折花持手者,意态如春。忽不忍看,想起那些大山深处人迹罕至之地,那些野花,自开自落,虽有风雨之摧,亦强过殒落人手。我们与桃花之间,终是有着山高水深的距离。

忽闻人声争吵,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,正在阻止一些人折花。她固执地守着身旁的每一株树,阻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手。那一刻,她眼中盈泪,与身畔之花相映,忽然明白,在这里,终是有人与桃花相亲近的,比如拾垃圾的老人,比如眼前护花的女孩。

终于,那些人羞惭而退,我亦歉疚,自己虽没有摧折桃花,却不能涌起呵护之心。所以,才一直看不分明那些花,抱憾而退,小女孩与桃花已成心底不散的风景。只是又见有人折花,于是奋步上前,厉声而斥,那些人愕然,继而亦惭。轻风拂过,我看见满树的桃花都在对我微笑。直到这一刻,才真正感觉到春意融融,是的,自己,也终于走近了桃花。

回到家中,虽无帘幕招风,虽不能隔帘相对,可是桃花的美已近在心里。春色满眼,春意盈胸,如此,所有春日里的美好,都会与我相隔不远。

入职随笔

入职初体验

□ 铜山口矿 刘庆强

能够来到大冶有色,成为其中的一员,我感到自豪与骄傲。作为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老国企,大冶有色历经六十年沧桑巨变,勇于迎接机遇与挑战,才造就出了今天的辉煌。

刚刚退伍的我,有幸加入大冶有色,心情无比激动。当我第一次走进公司总部的大门,映入眼帘的就是象征着铜斧精神的“火的情愫”雕塑,给人以开拓进取和奋发向上

的无穷力量。

在公司职教中心和铜山口矿连续两个星期的上岗前培训,更加深了我对公司的了解和好感。培训期间,讲师们谈得最多的,莫过于一个读起来拗口的新名词——澳斯特特熔炼炉。这是从澳大利亚引进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熔炼炉,也是国家环保部“十一五”重点节能减排项目之一。澳炉的引进,既

可减少能源消耗,又可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,优化企业周边环境,成为公司的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在授课期间,讲师还多次提及企业的5S管理。作为5S管理核心的“整理、整顿、清扫、清洁、素养”理念,也让我对这个企业刮目相看,更是为我增添了一种归属感。来铜山口矿才几天时间,还没有到生产车间去

过,但从矿机里的许多细微之处同样能感受到5S管理无处不在。清洁的矿区、优美的环境、宽敞明亮的多媒体教室,无不让我感受到这个矿山的美丽与和谐,深受感染的我们,每天下午培训结束,都争相打扫教室卫生,以一个退伍军人应有的风姿,将自己自觉融入到矿山中来,相信我们的加入,定会为公司发展增添一丝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美文欣赏

合欢树

□ 史铁生

十岁那年,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。母亲那时候还年轻,急着跟我说她自己,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写得还要好,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。“老师找到家来问,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。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。”我听得扫兴,故意笑:“可能?什么叫可能还不到?”她就解释。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,对着墙打乒乓球,把她气得够呛。不过我承认她聪明,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。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。

二十岁,我的两条腿残废了。除去给人家画彩蛋,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,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,最后想学写作。母亲那时已不年轻,为了我的腿,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。医院已经明确表示,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。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,到处找大夫,打听偏方,花很多钱。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,让我吃,让我喝,或者是洗、敷、熏、灸。“别浪费时间啦!根本没用!”我说,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,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。“再试一回,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?”她说,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。然而对我的腿,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,最后一回,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。医院的大夫说,这实在大愚了,对于瘫痪病人。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。我倒没太害怕,心想死了也好,死了倒痛快。母亲惊惶了几个星期,昼夜守着,一换药就说:“怎么会烫了呢?我还直留神呀!”幸亏伤口好起来,不然她非疯了不可。

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。她跟我说:“那就好好写吧。”我听出来,她对治好我

的腿也终于绝望。“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,”她说。“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,我也想过搞写作,”她说。“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?”她提醒我说。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。她到处去给我借书,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,像过去给我找大夫,打听偏方那样,抱了希望。

三十岁时,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。母亲却已不在人世,过了几年,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,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。

获奖之后,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,大家都好心好意,认为我不容易。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,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。我摇着车躲出去,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,想: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?迷迷糊糊的,我听见回答:“她心里太苦了。上帝看她受不住了,就召她回去。”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,睁开眼睛,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。

我摇车离开那儿,在街上瞎逛,不想回家。

里现在住了小两口,女的刚生了个儿子,孩子不哭不闹,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。

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。那年,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,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“含羞草”,以为是含羞草,种在花盒里长,竟是一棵合欢树。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,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。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,母亲叹息了一回,还不舍得扔掉,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。第三年,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,而且茂盛了。母亲高兴了很多天,以为那是个好兆头,常去侍弄它,不敢再大意。又过一年,她把合欢树移出盆,栽在窗前的地上,有时念叨,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。再过一年,我们搬了家。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。

与其在街上瞎逛,我想,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。我也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。我老记着,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,不哭不闹,瞪着眼睛看树影儿。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?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。

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,东屋倒茶,西屋点烟,送到我跟前。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,也许知道,但不觉得那很重要;还是都问我的腿,问我是不是有了正式工作。这回,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,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,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。我问起那棵合欢树。大伙说,年年都开花,长到房高了。这么说,我再看不见它了。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,倒也不是不行。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。



史铁生(1951年1月4日—2010年12月31日),原籍河北涿县,出生于北京,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残疾人协会评议委员会委员。多年来,他与疾病顽强抗争,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、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。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,多部作品被译为日、英、法、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,不急着回家。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。悲伤也成享受。

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,会想到童年的事,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,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,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。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,是怎么种的。

(摘自《文汇月刊》)